

108

97

館書圖京東

九	一		
七	〇		
冊	架	類	門

十八史略紀事本末

卷一

福田重政編

卷一

十八史略紀事本末

東京

吉川半七藏版

增訂 十八史略紀事本末卷之一目次

太古

三皇五第

虞舜之治

殷之治亂

周

武王亡殷

周道衰

晉文之霸

楚莊之霸

孔子相魯

老聃

唐堯之治

夏之治亂

成康之治

齊桓之霸

秦穆之霸

子產相鄭

孔子

吳越迭興

增訂 十八史略紀事本末卷之一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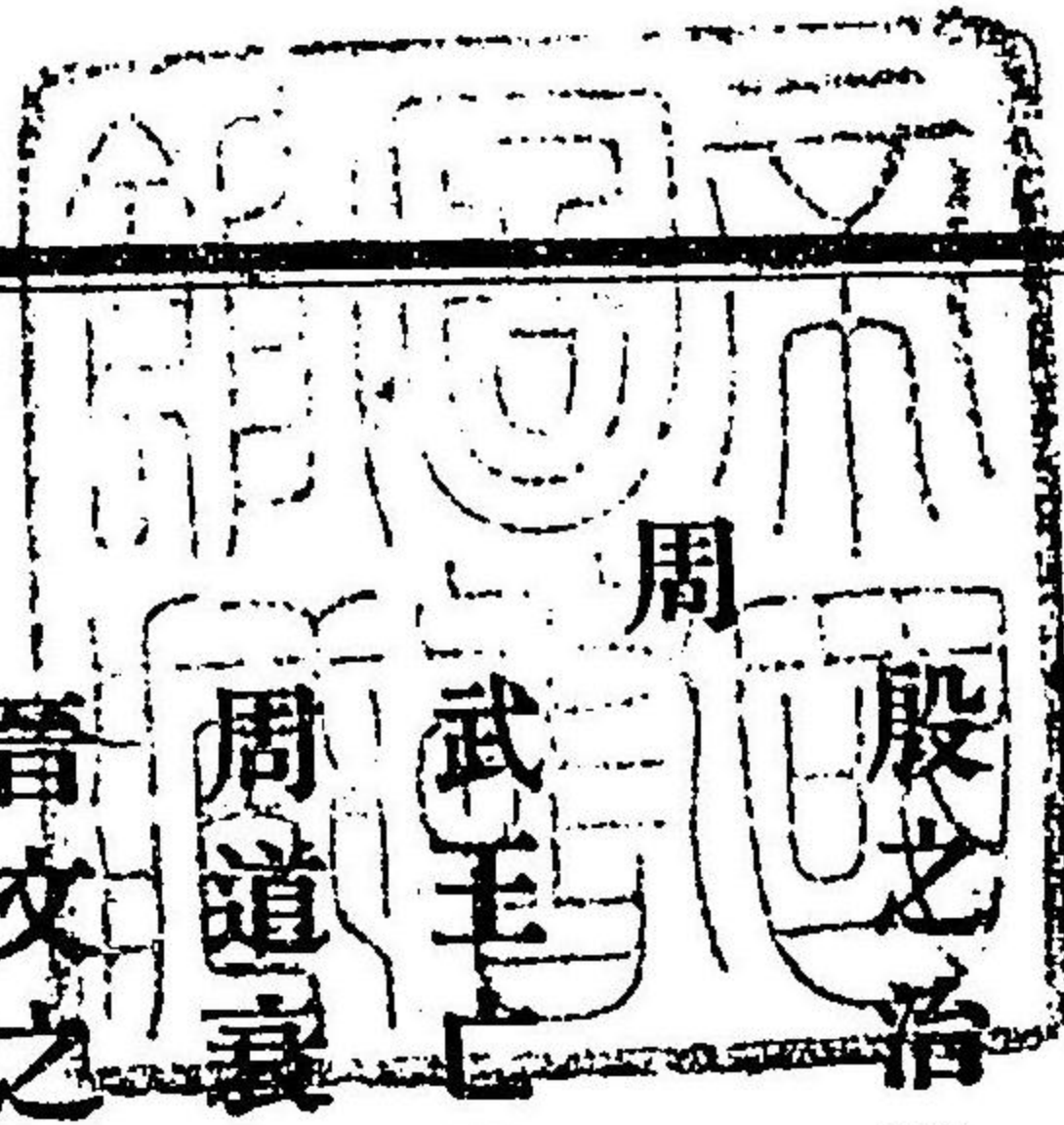
太古

三皇五第

虞舜之治

唐堯之治

夏之治亂



殷之治亂

武王

周道衰

晉文之霸

楚莊之霸

孔子相魯

老聃

成康之治

齊桓之霸

秦穆之霸

子產相鄭

孔子

吳越迭興



韓魏趙分晉

魏文禮賢士

秦孝用商鞅

馬陵之戰

張儀連衡

秦昭執楚懷

田單復齊

孟嘗愛客

范雎相秦

李斯諫逐客

秦

始皇統一六國

田氏篡齊

齊威之賢

子思諫衛侯

蘇秦合從

甘茂攻韓

樂毅敗齊

藺相如廉頗

邯鄲之圍

荊家刺秦王

廢封建置郡縣

築長城建阿房

李斯趙高立胡亥

劉邦起兵

趙高專權

劉邦入秦

漢

鴻門之會

陳平歸漢

韓信定魏趙燕

滎陽廣武之戰

垓下之戰

殺丁公赦季布

焚書坑儒

陳勝吳廣起兵

項梁項籍起兵

鉅鹿之戰

劉邦將韓信

劉邦入彭城

酈食其請立六國後

韓信定齊

高使置酒

遷都長安

張良謝病

封功臣

叔孫通定禮儀

和親胡越

夷滅功臣

張良招四皓

呂氏之亂

張釋之守法

周亞夫屯細柳

文米仁儉

吳楚七國之反

武野崇文教

武曠窮武事

武勝信仙

武其用人

巫蠱之禍

霍光輔政

霍光廢立

良吏輩出

夷狄賓服

戚宦擅權

朱雲直諫

王莽篡漢

劉演劉秀起兵

昆陽之戰

鄧禹馮異

劉秀即掩位

增訂 十八史略紀事本末卷之一 目次畢

增訂 十八史略紀事本末卷之一

元 廬陵 曾 先 之原著
大日本東京 福田 重政 編

太古

三皇五帝

荒鴻之世無得而稽焉相傳太古有天皇地皇人皇氏相繼出世
無爲而治其後有曰有巢氏構木爲巢食木實有曰燧人氏始鑽
燧教人火食太昊伏羲氏風姓代燧人氏而王始畫八卦造書契
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爲禮結網罟教佃漁養犧牲以充
庖厨都於陳傳世凡十五炎帝神農氏姜姓繼風姓而立斲木爲
耜揉木爲耒始教耕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藥教
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都於陳徙曲阜傳世凡八黃帝軒轅氏公

孫姓，又曰姬姓，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子也。炎帝世衰，諸侯相侵，伐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歸之。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克之。蚩尤作亂，其人銅鐵額，能作大霧，軒轅作指南車，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禽之。遂代炎帝爲天子，制文字，造貨幣，作舟車，以濟不通，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師大撓，作甲子，容成造曆，隸首作算數，伶倫定六律六呂，以和五音，嘗晝寢，夢遊華胥之國，怡然自得。其後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云。史家稱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金天氏、黃帝子顓頊、高陽氏、黃帝孫帝嚳、高辛氏、黃帝玄孫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繼黃帝而立。史家稱爲五帝，而堯舜之事，始可述云。

唐堯之治

帝堯陶唐氏，伊祁姓，或曰名放勛，帝嚳子也。其仁如天，其知如神。

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都平陽，菲茨不剪，土階三等，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兆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問左右，不知。問外朝，不知，問在野，不知，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畊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觀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富、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堯立七十年，有九年之水，使鯀治之，九載弗績，堯老倦于勤，四岳舉舜，攝行天下事，堯子丹朱不肖，乃薦舜於天，堯崩，舜即位。

虞舜之治

帝舜有虞氏姚姓或曰名重華瞽瞍之子顓頊六世孫也父惑於後妻愛少子象常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烝烝乂不格姦耕歷山民皆讓畔漁雷澤人皆讓居陶河濱器不苦窳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聞之聰明舉於畎畝妻以二女曰娥黃女英釐降于媯汭遂相堯攝政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才子八元八愷命九官咨十二牧四海之內咸戴舜功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時景星出卿雲興百工相和而歌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且復旦兮舜子商均不肖乃薦禹於天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禹即位

夏之治亂

夏后氏禹姁姓或曰名文命鯀之子顓頊孫也鯀湮洪水舜舉禹

代鯀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楫山行乘橈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告厥成功舜嘉之使率百官行天子事舜崩乃踐位聲爲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一饋十起以勞天下之民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曰堯舜之人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寡人痛之古有醴酪至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敗九牧之金鑄九鼎三足象三德以享上帝鬼神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蝦蟇顏色不變龍俛首低尾而逝南巡至會稽山而崩子啓賢能繼禹道禹嘗薦益於天謳歌朝覲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立有扈氏無道啓與戰于甘子太康立盤遊弗返有窮后羿立其弟

仲康而專其政，羲和守義不服，羿假王命，命胤侯征之，子相立，羿逐相自立，嬖臣寒泥，又殺羿自立，相之后，有仍國君女也，方娠，奔有仍而生少康，其後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因夏舊臣靡，舉兵滅泥而復禹之績，八傳至王孔甲，好鬼神事，淫亂，夏德衰，三傳至王履癸，貪虐，號爲桀，力能申鈎索鐵，伐有施氏，有施以末喜女焉，有寵，所言皆從，爲瓊宮瑤臺，殫民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末喜以爲樂，國人大崩，湯伐夏，桀走鳴條而死，夏爲天子，一十有七世，凡四百餘年。

殷之治亂

殷王成湯，子姓名履，其先曰契，帝嚳子也，爲唐虞司徒，封於商，賜姓，十三傳至天乙，是爲湯，始居亳，使人以幣聘伊尹于莘，進之，夏桀不用，尹復歸湯，桀殺諫者關龍逢，湯使人哭之，桀怒，召湯囚夏

臺，已而得釋，湯出，見有張網四面而視之，曰：「從天降，從地出，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改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伊尹相湯，伐桀，放之南巢，諸侯尊湯爲天子。天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茆，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三傳至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桐宮，居憂三年，悔過自責，尹乃奉歸亳，修德，諸侯歸之。五傳至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日暮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君其脩德。」太戊修先王之政，二日而祥桑枯死，殷道復興，號稱中宗。百太戊十三傳至武丁，夢得良弼，曰：「說，說爲胥靡。」築于傅巖，求得之，立爲相，武丁祭

湯有飛雉升鼎而雉武丁懼而反己殷道復興號稱高宗五傳至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爲革囊盛血仰射之命曰射天出獵爲暴雷震死三傳至帝辛名受號爲紂資辯捷疾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爲玉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茆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紂伐有蘇氏有蘇以妲己女焉有寵其言皆從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廣沙丘苑臺以酒爲池縣肉爲林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重刑辟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墜墜火中與妲己觀之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淫虐甚庶兄微子數諫不從去之比干諫三日不去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而觀其心箕子佯狂爲

奴紂囚之殷大師持其樂器祭器奔周周侯昌及九侯鄂侯爲紂三公紂殺九侯鄂侯爭并脯之昌聞而歎息紂囚昌羑里昌之臣散宜生求美女珍寶進紂紂大悅乃釋昌昌退而修德諸侯多叛紂歸之昌薨子發立率諸侯伐紂紂敗于牧野衣寶玉自焚死殷亡箕子後朝周過故殷墟傷宮室毀壞生禾黍欲哭不可欲泣則爲近婦人乃作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間之皆流涕殷爲天子三十一世凡六百餘年

周

武王亡殷

周武王姬姓名發后稷十六世孫也后稷名棄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及成人能相地之宜教民稼穡興於陶唐虞夏之際爲農師封于郟號后稷子不窋時夏后氏政衰不窋失其官

十八史綱目卷之六
卷之六
奔戎狄之間，不密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務畊種，百姓懷之。公劉子慶節國於豳，八傳至古公亶父，獯鬻攻之，去豳渡漆沮，踰梁山，邑於岐山下，居焉。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扶老携幼以從，他旁國皆歸之。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之子曰昌。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如荊蠻，斷髮文身，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季歷卒，昌立，爲西伯。修德，諸侯歸之。虞芮爭田，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見畊者，皆遜畔，民俗皆讓長，二人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乃不見西伯而還，俱讓其田，不取。漢南歸西伯者四十國，皆以爲受命之君，三分天下，有其二。有呂尙者，東海上人，窮困年老，漁釣至周，西伯將獵，卜之，曰：非龍非豸，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尙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尙父。西伯薨，子發立，是爲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不可引歸，紂不悛，王乃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王既滅殷，爲天子，追尊古公爲太王，季歷爲王季，西伯爲文王。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成康之治

武王崩，太子立，是爲成王。成王幼，叔父周公旦位冢宰，攝政，管叔、蔡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與武庚祿父爲亂，管叔、周公兄，蔡叔、周公弟，武庚、紂子，爲殷後者也。周公東征，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封微子於宋以存殷祀。王長周公歸政。初武王作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將營洛邑，未果。王欲如武王之志，召公遂相宅。周公至洛，築王城，是爲東都。以洛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王居西都，而朝會諸侯於東都。周公召公相成王爲左右人，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曰：吾受命國之黃者，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周公歸之王，薦于宗廟。使者迷歸路，周公錫以駟車五乘，皆爲指南之制，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國。故指南車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成王崩，子康王立，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周道衰

康王子昭王南巡狩至楚，楚人以膠舟載之，溺不返。子穆王立，有

造父者，以善御幸於王，得八駿馬，遊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王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御王，長駟歸救亂，告楚伐徐。徐敗，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王不聽，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諸侯不睦，四傳至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楚始僭稱王。夷王子厲王，無道，暴虐侈傲，得衛巫使監國人之謗者，以告則殺之，道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矣。或曰：是障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潰，傷人必多。王弗聽。於是國人相與畔，王出奔彘。二相周召共理國事，曰：共和者十四年。而王崩于彘。子宣王任賢使能，有召穆公方叔尹吉甫仲山甫等爲政於內外。王化復行，周室中興焉。子幽王暴虐，褒人有罪，入女於王，是爲褒姒。王嬖之，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不笑，故王與諸侯約，有寇至，則舉烽火，召其兵來援，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

姒大笑，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其子伯服爲太子。宜臼奔申，王求殺之，弗得，伐申。申侯召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不至，犬戎殺王驪山下。諸侯立宜臼，是爲平王，以西都逼於戎，徙居東都王城。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平王之四十九年，卽魯隱公之元年，其後孔子修春秋始此，自是以後爲春秋之世。平王之後，三傳至釐王，齊桓公始霸，歷惠王至襄王，晉文公始霸，歷頃王、匡王、定王、簡王、至靈王，孔子生於其時，歷景王、悼王、至敬王，孔子歿於其時，歷元王、貞定王、哀王、思王、考王，至威烈王，晉卿趙氏、韓氏、魏氏始侯，自是以後爲戰國之世。威烈王崩，安王立，齊卿田氏始侯，歷烈王、至顯王，諸侯皆僭稱王，歷慎靚王、至赧王，與諸侯約攻秦，秦昭王攻周，赧王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秦受獻而歸赧王於周，以卒。周爲天子三十七世，初夏亡，九鼎遷殷。

殷亡遷周，成王定鼎於郊，鄒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至是過其歷，凡八百六十七年。

齊桓之霸

齊桓公，太公望呂尚之後也。五霸桓公爲始，名小白，兄襄公無道，群弟恐禍及，子糾奔魯，管仲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襄公爲弟，無知所弑，無知亦爲人所殺。齊人召小白於莒，而魯亦發兵送糾，管仲嘗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先至齊而立，鮑叔牙薦管仲爲政，公置怨而用之。仲字夷吾，嘗與鮑叔賈，分利多自與，鮑叔不以爲貪，知仲貧也。嘗謀事窮困，鮑叔不以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爲怯，知仲有老母也。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仲之謀。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仲病，桓公問群臣誰可相，易牙何如，仲曰：殺子以食君，非人

情不可近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近蓋開方故衛
公子來奔者也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近仲死公
不用仲言卒近之三子專權公內寵如夫人者六皆有子公薨五
公子爭立相攻公尸在床無殯斂者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宋襄
公茲父微子之後也聞齊桓之死欲霸諸侯與楚戰公子目夷請
及其未陣擊之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遂爲楚所敗世笑以爲宋
襄之仁

晉文之霸

晉文公周成王弟唐叔虞之後也成王幼與叔虞戲削桐葉爲圭
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曰王曰吾與之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遂
封唐後世至文公霸諸侯文公名重耳獻公之次子惠公之弟也
獻公嬖於驪姬殺太子申生而伐重耳於蒲重耳出奔十九年而

後反國嘗餒於曹介子推割股以食之及歸賞從亡者狐偃趙衰
顛頡魏犢而不及子推子推之從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
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饑乏食一蛇割股龍返於淵安其壤
土四蛇入穴皆有處處一蛇無穴號于中野公曰噫寡人之過也
使人求之不得隱綿上山中焚其山子推死焉後人爲之寒食文
公環綿上田封之號曰介山時王子帶爲亂逐周襄王於鄭狐偃
言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文公從之取王
子帶殺之迎王入於王城文公薨其後遂世爲霸

秦繆之霸

秦繆公顛頊之裔嬴姓其先有非子者好馬爲周孝王主馬於汧
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秦閱二世至秦仲始大歷莊
公至襄公犬戎殺幽王襄公救周有功封爲諸侯賜以岐西地歷

七世至繆公有百里奚者，故虞大夫也。爲繆公夫人媵，亡秦走宛，楚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得之，授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進其友蹇叔，以爲上大夫。繆公送晉惠公歸晉，已而倍秦，合戰于韓。繆公爲晉軍所圍，岐下有嘗食公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解圍，遂脫。繆公以反，先是繆公亡善馬，野人共得而食之，吏逐得，欲法之。公曰：「食善馬，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而赦之。」至是聞秦擊晉，皆願從，推鋒爭死，以報德。繆公後又送晉文公歸國，立而霸諸侯。晉文公卒，秦遣孟明襲鄭，因破滑，文公子襄公敗之。崤，繆公不替孟明，修國政，後伐晉，得志，併國二十，遂霸西戎。

楚莊之霸

楚莊王，顓頊後也。芊姓，有鬻熊者，事周文王。成王封其子熊繹於丹陽。至夷王時，楚子熊渠者，僭稱王。十一世至春秋，有曰武王，益

強大。至文王始都郢，成王與齊桓公盟召陵，尋與宋襄公爭霸。後與晉文公戰城濮，歷穆王至莊王，卽位三年不出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敢諫者死。伍舉曰：「有鳥在阜，三年不飛，鳴將驚人。蘇從亦入諫，王乃左執，三年不飛，飛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蘇從亦入諫，王乃左執，從手，右抽刀，以斷鐘鼓之懸。明日聽政，任伍舉，蘇從，國人大悅，又得孫叔敖爲相，遂霸諸侯。」

子產相鄭

鄭聲公相子產，聲公周宣王庶弟桓公友之後也。子產者公族國氏，名僑，既得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吾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

嗣之時晉楚爭霸鄭以介二國之間無歲不被其兵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之暴不能加焉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孔子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子產卒孔子出涕曰古遺愛也鄭後爲韓所滅

孔子相魯

魯周公子伯禽之所封也周公誨成王王有過則撻伯禽伯禽就封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伯禽治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

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寢弱矣伯禽之後十三世而至隱公爲春秋之始隱公之弟曰桓公桓公之子莊公莊公有庶弟三人曰慶父其後爲孟孫氏曰叔牙其後爲叔孫氏曰季友其後爲季孫氏是爲三桓世執國命八傳至昭公伐季氏三家共伐之公奔乾侯以卒弟定公立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爲司空進爲大司寇相定公會齊景公桓公世之孫于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旌旄劍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爲好夷狄之樂何爲於此景公心忤麾之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戲而前孔子趨而

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懼歸語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地以謝魯孔子言於定公將墮三都以強公室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之臣不肯墮成圍之弗克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居三月魯大治齊人聞之懼乃歸女樂於魯季桓子受之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去魯魯後爲楚所滅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有正考父者佐宋三命滋益恭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體於是粥於是以餬予口孔氏滅於宋其後適魯有叔梁紇者與顏氏女禱於尼山而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長爲季氏

吏料量平嘗爲司織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反而弟子稍益進適齊齊景公將待以季孟之間孔子反魯定公用之不終適衛將適陳過匡匡人嘗爲陽虎所暴孔子貌類陽虎止之既免反于衛醜靈公所爲去之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伐拔其樹適鄭鄭人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然若喪家之狗適陳又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殺死臨河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不濟命也反于衛適陳適蔡如葉反于蔡楚使人聘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相與發徒圍之於野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是子貢曰夫子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顏回曰不容何病然後見君子楚昭王興師迎之乃得至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令尹子西不可孔子反于衛季康子迎

歸魯哀公問政終不能用乃序書上自唐虞下至秦繆刪古詩三千爲三百五篇皆絃歌之禮樂自此可述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因魯史記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絕筆於獲麟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年七十三而卒子鯉字伯魚早死

老聃

老子楚苦縣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又曰字聃爲周守藏吏孔子問焉老子告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老子見周衰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爲我著書乃著道德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其後

有鄭人列禦寇蒙人莊周亦爲老子之學莊周著書侮孔子而諂諸子焉

吳越迭興

吳王壽夢姬姓稱太伯之後四子幼曰季札札賢欲使三子相繼立以及札札義不可封延陵號延陵季子聘上國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季子心知之使還徐君已沒遂解劍懸其墓而去壽夢後四君而至闔廬舉伍員謀國事員字子胥楚人伍奢之子奢誅而奔吳以吳兵入郢吳伐越闔廬傷而死子夫差立子胥復事之夫差志復讎朝夕臥薪中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邪周敬王時夫差遂敗越于夫椒越王勾踐以餘兵棲會稽山請爲臣妻爲妾子胥言不可太宰伯嚭受越賂說夫差赦越勾踐反國懸膽於坐臥卽仰膽嘗之曰女忘會稽之耻邪舉國政屬大夫種

而與范蠡治兵事謀吳太宰嚭譖子胥耻謀不用怨望夫差乃賜子胥屬鏤之劍子胥告其家人曰必樹吾墓槨槨可材也抉吾目懸東門以觀越兵之滅吳乃自剄夫差取其尸盛以鴟夷投之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命曰胥山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周元王時治兵伐吳吳三戰三北夫差上姑蘇亦請成於越范蠡不可夫差曰吾無以見子胥爲悞冒乃死越既滅吳范蠡去之遣大夫種書曰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或譏種且作亂賜劍死范蠡裝其輕寶珠玉與私從乘舟江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喟然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間行止於陶自謂陶朱公貲累鉅萬魯人猗頓往問術焉蠡曰畜五牴乃大畜牛

羊於猗氏十年間貲擬王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猗頓越後爲楚所滅

韓趙魏分晉

晉文公之後九傳至頃公公室寢弱六卿范氏知氏中行氏趙氏魏氏韓氏皆大歷定公至出公知氏與趙魏韓氏分范中行氏地公怒四卿反攻公公出奔而死趙簡子有臣曰周舍死簡子每聽朝不悅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也簡子長子曰伯魯幼曰無恤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懷中而奏之於是立無恤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以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必以晉陽爲歸簡子卒

無恤立是為襄子知伯求地於韓魏皆與之求於趙不與率韓魏之甲以攻趙襄子出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沈竈產鼃民無叛意襄子陰與韓魏約共敗知伯滅知氏而分其地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知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讓問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之子不為報讐反委質於知伯知伯死子獨何為報仇之深也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知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義士也舍之謹避而已讓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不可既委質為臣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讓伏

橋下襄子馬驚索之得讓遂殺之晉幽公時晉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趙魏氏號為三晉周威烈王時趙籍烈侯魏斯文侯韓虔哀侯以王命為侯後又共廢晉靜公為家人而分其地晉絕不祀自是以後為戰國之世

田氏篡齊

田和諡太公本媯姓故陳厲公佗子完之後也完奔齊為陳氏後又以陳為田氏完事齊桓公為工正諡敬仲五世至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私惠於民而公弗禁由是得齊衆專政子成子恒弒景公子簡公立平公封邑大於公所食恒子襄子盤與韓趙魏通使蓋三家且有晉而田氏且有齊也歷莊子白至太公和遂以周安王命為侯遷其主康公海濱以死姜氏遂絕不祀先是景公時有晏子者事之

名嬰字平仲，以節儉力行重於齊。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七十餘家。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自得。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嘗有以自下，子爲人僕御，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御者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爲大夫。公使晏子之晉，與叔向私語，以爲齊政必歸田氏，果如其言。

魏文禮賢士

魏文侯賢明禮士，以下子夏、田子方爲師。過段干木之間，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之子擊遇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失其家；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謝。

之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相非魏成，則翟璜，二子何如？」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成所舉也。乃相成，有衛人吳起者，初仕魯，魯欲使起擊齊，而起娶齊女，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曰：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歸魏。文侯以爲將，拔秦五城，起與士卒同衣食，卒有病疽，起吮之，卒母聞而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不旋踵死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禹滅之；桀之居左河，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恒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武王殺之，若不修德，舟中人皆敵國也。」武侯

曰善

齊威之賢

齊威王太公和之孫也初不治諸侯皆來伐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使淳于髡請救于趙齊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臣見道傍有糞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盞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乃行時齊國幾不振王乃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與嘗譽者群臣皆懼

莫敢飾詐齊大治諸侯不敢復致兵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惠王曰齊有寶乎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有盼子者使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有種首者使備盜賊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秦孝用商鞅

秦穆公之後十七傳至孝公河山以東強國六曰齊曰燕曰楚曰韓曰趙曰魏皆以夷狄遇秦擯不與諸侯之會盟孝公下令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其尊官與之分土衛公孫鞅入秦因嬖人景監以見說以帝道王道三變為霸道而後及強國之術公

大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鞅曰民不可與虞始而可與樂成卒定令令民爲什伍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畊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不既具未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初言令不便者來言令便鞅曰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邊民莫敢議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廢井田開阡陌更爲賦稅法秦人富彊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孝公薨惠文王立公

子虔之徒告鞅欲反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歎曰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不受內之秦秦人車裂以徇鞅用法酷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

子思諫衛侯

子思居於衛言苟變可將衛公曰變嘗爲吏賦於民食人二鷄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用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名伋作中庸孟

子出於其門名軻魯孟孫之後生於鄒幼蒙慈母三遷之教長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齊梁不用退與萬章之徒難疑荅問作七篇其後趙有荀卿名況亦宗孔子仕楚爲蘭陵令著荀子

馬陵之戰

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爲上大夫是以齊稷下學士盛且數百千人然而孟子至而不能用魏伐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爲將以救韓魏將龐涓嘗與孫臏同學兵法涓爲魏將軍自以所能及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齊使至魏竊載以歸至是臏爲齊軍師直走魏都涓去韓而歸臏使齊軍入魏地者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倍日并行逐之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暮見火舉而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大破魏師虜太子申

蘇秦合從

蘇秦洛陽人也游說秦惠王不用乃往說燕文侯與趙從親文侯召公奭之後也文侯資之以至趙說趙肅侯曰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并力西向秦必破矣爲大王計莫若六國從親以擯秦肅侯乃資之以約諸侯蘇秦以鄙諺說諸侯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於是六國合從蘇秦師鬼谷先生初出游困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爲炊至是爲從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車騎輻重擬於王者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

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既定從約。歸趙。肅侯封爲武安君。其後秦使犀首欺趙。欲敗從約。魏伐趙。蘇秦恐去趙而從約解。

張儀連衡

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嘗遊楚。爲楚相所辱。妻愠曰。使子不遊說。何有此辱。儀曰。視吾舌尚在否。蘇秦已合從六國。恐秦伐趙。乃召儀辱之。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入秦。秦以爲客卿。儀將謝舍人。舍人告故。儀曰。嗟乎。此吾在衛中而不悟。蘇君之時。儀何敢言。蘇秦去趙而從約。解儀專爲橫。連六國以事秦。秦惠文王時。儀嘗以秦兵伐魏。得一邑。復以與魏。而欺魏。割地以謝秦。歸爲秦相。已而出爲魏相。實爲秦。惠文王欲伐齊。患楚與從親。乃使儀說楚懷

王曰。王閉關絕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信之。使勇士北辱齊王。齊王大怒。而與秦合。楚使受地於秦。儀曰。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懷王大怒。伐秦。大敗。其後秦要楚。欲得黔中地。以武關外易之。懷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張儀請行。詭計脫死。因說懷王曰。夫爲從者。無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請令秦楚長爲兄弟之國。懷王許之。去楚說韓。說齊。說趙。說燕。皆許事秦。儀歸報。未至。而惠文王薨。子武王自爲太子。時不悅儀。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儀復出相魏。一年卒。

甘茂攻韓

秦武王使甘茂伐韓。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及三人告之。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

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伐中山，三年而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再拜曰：「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譏，王必聽之。王曰：「寡人弗聽。」乃盟于息壤。茂伐宜陽，五月而不拔，二人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遂拔之。

秦昭執楚懷

秦昭王與楚懷王盟于黃棘，既而遣書懷王，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結盟。懷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屈平曰：「母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使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劫之與西。楚人立其子頃襄王。懷王卒於秦，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初，屈平爲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而瞻顧不忘，作離騷以自怨。尙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平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樂毅敗燕

燕易王以國讓其相子之，南面行王事，而王老不聽政，願爲臣。國大亂，齊伐燕，取之。醜子之而殺易王，燕人立太子平爲君，是爲昭王。弔死問生，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買死馬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爲亞卿，任國政。時宋有雀生，占之曰：「必

霸天下，宋康王敗齊楚魏，與爲敵國。康王淫虐，天下號之曰桀。宋齊湣王與楚魏共伐宋，滅之，而分其地。湣王既滅宋而驕，燕使樂毅伐齊，入臨淄。湣王走莒，楚將淖齒救齊，反殺湣王。毅乘勝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卽墨不下。昭王卒，惠王立，惠王爲太子，已不快於毅。齊田單乃縱反間曰：「毅與王有隙，不敢歸，以伐齊爲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卽墨殘矣。」惠王果疑毅，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奔趙。

田單復齊

齊王孫賈從湣王於莒，而失王處。其母曰：「汝朝出晚來，吾則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吾則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處，汝尙何歸焉？」賈乃攻淖齒，殺之，求湣王子法章而立之，保莒以抗燕。時齊城惟莒卽墨不下，卽墨人推田單爲將軍，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取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及其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隨其後，牛尾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聲振天地。燕軍敗走，七十餘城皆復爲齊。迎襄王於莒，襄王封單爲安平君。單攻狄，三月不克，魯仲連曰：「將軍在卽墨，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欲戰，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故不勝也。」單明日厲氣巡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藺相如廉頗

趙惠文王嘗得楚和氏璧，秦昭襄王請以十五城易之，欲不與，畏秦強，欲與，恐見欺。藺相如願奉璧往，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既

至秦昭王無意償城相如乃給取璧怒髮指冠卻立柱下曰臣頭與璧俱碎遣從者懷璧間行先歸身待命於秦昭襄王賢而歸之秦王約趙王會澠池相如從及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復請秦王擊缶爲秦聲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左右欲刃之相如叱之皆靡秦王爲一擊缶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在廉頗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功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居我上吾羞爲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與爭列出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耻相如曰夫以秦之威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鷲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詣門謝罪

遂爲刎頸之交惠文王子孝成王立秦伐韓韓上黨降於趙秦攻趙廉頗軍長平堅壁不出秦人行千金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括爲將耳王使括代頗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少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與父奢言不能難然不以爲然括母問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必破趙軍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括至軍果爲秦將白起所射殺卒四十萬皆降坑於長平孝成王子悼襄王思復用廉頗爲將時頗奔在魏使人視頗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曰廉將軍尙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以爲老遂不召楚人迎頗於魏頗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尋卒

孟嘗愛客

孟嘗君田文者，靖郭君田嬰之子也，封於薛，食客數千人，名聲聞於諸侯。秦昭襄王聞其賢，乃先納質於齊，以求見。至則止，囚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蓋孟嘗君嘗以獻昭襄王，無他裘矣。」客有能爲狗盜者，入秦藏中取裘，以獻姬。姬爲言得釋，卽馳去。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方出客，恐秦王後悔追之，客有能爲雞鳴者，雞盡鳴，遂發傳，出食頃，追者果至，而不及。孟嘗君歸怨秦，與韓魏伐之，入函谷關，秦割城以和。孟嘗君相齊，或毀於王，乃出奔。襄王時，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王畏之，與連和。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而來見，置傳舍十日，彈劍作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遷之代舍，出有輿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時邑人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貸者多不能與息。孟嘗君乃進驢請責之，驢往不能與者，取其券燒之。孟嘗君怒，驢曰：「令薛民親君，孟嘗君竟爲薛公，終於薛，當此時，魏有信陵君，無忌，趙有平原君，勝，楚有春申君，黃歇，皆好客，食客各數千人。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夸楚，爲玳瑁簪，刀劍室飾，以珠玉。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以見之，趙使大慙。」

邯鄲之圍

秦攻趙邯鄲，平原君求救於楚，擇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士處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門下三年，未有聞，遂曰：使遂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乃以備數，十九人目笑之。至楚，定從，不決，毛遂按劍歷階升，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而君言，汝何爲者？」毛遂按劍而前。

十八史略卷之六
卷之一
曰王所以叱遂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以楚之強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合從爲楚非爲趙也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捧銅盤跪進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歃血堂下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定從歸曰毛先生一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以遂爲上客楚將春申君救趙魏王使晉鄙救趙秦昭襄王欲移兵先擊救者王恐止晉鄙兵壁于鄴又使新垣衍說趙共尊秦爲帝魯仲連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卽肆然帝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衍再拜曰先生天下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趙平原君夫人信陵君姊也趙急使者冠蓋相望責

救於信陵君信陵君請於王乃使賓客游說萬端王不聽客侯贏教信陵君請於王幸姬竊得晉鄙兵符且薦力士朱亥與俱謂晉鄙合符而疑則擊殺而奪其軍一如贏言得兵以進大破秦兵解邯鄲圍而信陵君不敢歸魏秦伐魏魏患之使人請信陵君不肯歸客毛公薛公見曰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於天下乎信陵君趣駕還諸侯聞信陵君爲魏將皆遣救信陵君率五國兵敗秦兵河外追至函谷關而還

范雎相秦

范雎魏人也嘗從須賈使齊齊王聞其辯口乃賜之金及牛酒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齊魏齊怒笞擊雎折脅拉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醉客更溺之以懲後雎告守者得出更姓名曰張祿秦使者王稽至魏潛載與歸薦于昭襄王以爲客卿教

以遠交近攻之策時穰侯魏冉用事唯說王廢之而代爲丞相號
應侯魏使須賈聘秦唯敝衣間步往見之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
留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取一綈袍贈之遂爲賈御至相府
曰我爲君先入通于相君賈見其久不出問門下曰無范叔鄉者
吾相張君也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唯坐責讓之曰爾所以得
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尙有故人之意爾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置
莖豆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
梁賈歸告魏齊魏齊出走而死唯既得志于秦一飯之德必償唯
眦之怨必報王既用唯策歲加兵三晉斬首數萬周赧王恐與諸
侯約從欲伐秦秦攻周赧王獻邑請罪周亡

荆軻刺秦王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政不禮焉怒而亡歸怨秦欲報之秦將軍

樊於期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之丹聞衛人荆軻賢卑辭厚禮請
之奉養無不至欲遣軻軻請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地圖以獻秦
丹不忍殺於期軻乃自以意諷之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必
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之耻
雪矣於期慨然自刎丹奔往伏哭乃以函盛其首又嘗求天下之
利匕首以藥焯之以試人血如縷立死乃裝遣軻行至易水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于時白虹貫日燕人畏之
軻至咸陽秦王政大喜見之軻奉圖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王袖搃
之未及身王驚起絕袖軻逐之環柱走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
操尺寸兵左右以手搏之且曰王負劍遂拔劍斷其左股軻引匕
首擗王不中遂體解以徇秦王大怒益發兵伐燕燕王喜斬丹以
獻

李斯諫逐客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其主游說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枝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秦山不讓土壤，故大河海不擇細流，故深。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聽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令，斯楚人嘗學於荀卿，秦卒用其謀，并天下，有韓非者，善刑名，爲韓使秦，因上書，秦王悅之，斯疾而聞之，遂下吏，斯遺之藥，令自殺。

秦

始皇統一六國

秦始皇帝，名政，始生于邯鄲。昭襄王時，孝文王柱爲太子，有庶子楚，爲質于趙。陽翟大賈呂不韋適趙，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適秦。因太子妃華陽夫人之姊以說妃，立楚爲適嗣。不韋因獻邯鄲美姬于楚，生政。孝文王立三日而薨，楚立，是爲莊襄王。四年薨，政生十三歲矣，遂立爲王。不韋在莊襄王時，已爲秦相國，至是封文信侯。後有罪自殺。政爲王十七年，內史勝滅韓，十九年，王翦滅趙，二十三年，王賁滅魏，二十四年，王翦滅楚，二十五年，王賁滅燕，二十六年，王賁滅齊，初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制曰死，而以行爲諡，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取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鐘，鑄金人十二。

重各千石，一法度丈尺，衡量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

廢封建置郡縣

丞相王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李斯曰：周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守掌政。尉管兵，監監督郡下隸縣，縣置令丞尉。

築長城建阿房

戰國時匈奴屢寇邊，趙燕諸國皆苦之。始皇三十二年，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內地，置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因形勢制險塞，踰山跨谷，延袤萬餘里，每六十間設一保塞，置戍兵，號曰萬里長城。咸振匈奴，又以爲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巔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天下謂之阿房宮。前後服役者數百萬人。

焚書坑儒

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

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李斯趙高立胡亥

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宦者趙高從。始皇崩於沙丘平臺，秘不發喪，詐爲受詔，立胡亥爲太子，賜扶蘇蒙恬死，載始皇輜輶車中，以一石鮑魚亂其臭。至咸陽，始發喪。始皇爲人剛戾自用，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帝，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得

休息，好巡遊四方，到處樹石勒文，頌其功德。又信方士之說，使人入海求仙人不死藥，屢起大役。天下始思亂焉。胡亥即位，是爲二世皇帝。二世庸暗，無人君之度。即位之始，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樂，以終吾年。高曰：陛下嚴法刻刑，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則高枕肆志矣。二世然之，更爲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大臣多僇死。

陳勝吳廣起兵

陽城人陳勝，字涉，少與人傭畊，輟畊之隴上，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畊，何富貴也。勝大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至是與吳廣起兵于蕪，時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爲屯長，會大雨道不通，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楚

將項燕號大楚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天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謁勝大喜自立爲王號張楚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勝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使徇趙地武臣至趙自立爲趙王

劉邦起兵

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及壯爲泗上亭長嘗繇役咸陽縱觀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邦狀貌曰吾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吾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卒與劉邦卽呂后也邦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盡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是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隱於芒碭山澤中及陳

勝起沛父老爭殺令迎邦立爲沛公以應諸侯旗幟皆赤沛邑掾主吏蕭何曹參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項梁項籍起兵

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藉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秦始皇巡行會稽渡浙梁俱籍觀之藉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勿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會稽守殷通欲起兵應陳勝使梁爲將梁使籍斬通佩其印綬遂舉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爲裨將時年二十四居鄞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濫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

也。於是梁求得楚懷王孫心，立爲楚懷王，以從民望。時齊人田儼自立爲齊王，武臣將韓廣略燕地，稱燕王，故魏公子咎爲魏王，旣而陳勝、吳廣、武臣共爲其下所殺，田儼、魏咎與秦將戰，敗死。

趙高專權

趙高與丞相李斯有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斯可奏事，斯上謁，二世怒曰：「吾嘗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乃來。」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然之。」下斯吏，具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出獄，顧謂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趙高已殺李斯，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畏高，莫敢言其過者。

鉅鹿之戰

項梁與秦將章邯戰，宋義先言其必敗，梁果敗死。秦攻趙，楚懷王以義爲上將，項籍爲次將，救趙。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籍勸義疾引兵渡河，義不聽，乃即其帳中斬之，引兵渡河，沈船破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却，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惴恐。籍旣破秦軍，召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籍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章邯等以其軍降籍。

劉邦降秦王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籍怨秦，殺項梁，奮願與劉邦先入關。懷王諸老將皆

曰項羽爲人慄悍猾賊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乃遣劉邦進至高陽有酈食其者謂邦麾下騎士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遊騎士曰沛公不好儒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漉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令騎士第入言之曰人皆謂食其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劉邦召食其入邦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食其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邦輟洗起攝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爲邦說下陳留邦進破秦軍入關至霸上先是趙高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秦兵數敗高恐二世怒遂使嫪毐弒二世於望夷宮立公子嬰爲秦王二世之兄子也嬰既立族殺趙高及劉邦入關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出降軹道旁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二世三世而亡稱帝止十有五年

漢

鴻門之會

劉邦既定秦還軍霸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大喜項籍率諸侯兵欲西入關或說劉邦守關門籍至門閉大怒攻破之進至戲期旦擊劉邦籍兵四十萬號百萬在鴻門劉邦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籍曰沛公居山東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籍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至劉邦軍告良呼與俱去良曰臣從沛公有急亡不義入具告因要伯見邦邦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

者備他盜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伯去，具以告籍。且曰：人有大功，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劉邦且從百餘騎，見籍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籍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籍留邦與飲，范增數目籍，舉所佩玉玦者三，籍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爲壽，請以劍舞。因擊邦，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邦，莊不得擊。張良出告樊噲，以事急，噲擁盾直入，瞋目視籍，頭髮上指，目眦盡張。籍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賜之彘肩，則生彘肩。噲立飲，拔劍切肉，啗之。籍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切爲將軍不取也。籍曰：

坐，噲從良坐，須臾，邦起如廁，因招噲出，間行趨霸上，留良謝籍曰：沛公不勝杯勺，不能辭，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籍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謀，奪將軍天下者，沛公也。邦至軍，立誅曹無傷，居數日，籍引兵西屠咸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冢，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籍，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籍見秦殘破，且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曰：人曰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籍聞之，烹韓生。籍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籍怒曰：懷王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得專主約？乃陽尊爲義帝，徙江南都郴，後遂弑之，分天下王諸將，籍自立爲西楚霸王，都於彭城，乃曰：巴蜀亦關中地，立劉邦爲漢王，王巴蜀漢

中都於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董翳、司馬欣三人，以距塞漢路。劉邦怒，欲攻籍。蕭何諫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邦乃就國，以何爲丞相。

劉邦將韓信

初，淮陰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饑飯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信熟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往項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項籍，不用。歸漢，爲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劉邦至南鄭，將士皆謳歌思歸，多道亡。信度何已數言，王不用，卽亡去。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邦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謁，邦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追韓信。」邦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

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邦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是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卽留，不然，信終亡耳。」邦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不留也。」邦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場，具禮，諸將皆喜，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邦遂用信計，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信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王章邯邯敗死，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皆降。

陳平歸漢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初事魏王咎，不用，去。事項籍，得罪亡，因魏無知求，見劉邦，拜爲都尉。參乘典

護軍周勃言於邦曰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又不容亡歸漢今大王令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邦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成敗之數大王何暇用之乎邦拜平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劉邦入彭城

劉邦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邦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弑之大虐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遂率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伐楚入彭

城收其寶貨美人置酒高會項籍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漢大破漢軍於睢水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爲之不流圍邦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邦得與數十騎遁審食其從太公呂氏間行遇楚軍爲楚所獲楚常置軍中爲質邦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事以便宜施行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未嘗乏絕

韓信定魏趙燕

魏王豹叛劉邦遣韓信擊之豹以柏直爲大將邦曰是口尙乳臭安能當韓信信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豹信既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邦遣張耳與俱漢三年信耳以兵擊趙聚兵井陘口趙王歇

十八史略卷之六
卷之六
及成安君陳餘禦之，李左車謂餘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得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儒者，目稱義兵，不用奇計，信間知之，大喜，乃敢下，未至井陘口，止，夜半傳發輕騎二千人，人持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背水陣，平旦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戰良久，信耳伴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歸壁，見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軍大破之，斬陳餘、禽趙歇，諸將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信募得李左車，解縛師事之，用其策，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

酈食其請立六國後

酈食其說劉邦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爲臣妾，大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邦曰：趣刻印，張良來謁，邦方食，具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財，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邦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滎陽廣武之戰

項籍圍劉邦於滎陽，邦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邦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籍大疑范增，范增請骸骨歸，疽發背死。楚圍邦益急，紀信曰：事急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人皆之城東觀，邦乃得出，西門去。項籍燒殺紀信，邦走保成臯，籍圍之，邦逃去，北渡河，晨入趙壁，奪韓信軍，令信收趙兵擊齊，酈食其說邦收滎陽據敖倉粟，塞成臯之險，邦從之。漢與楚皆軍廣武，項籍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邦曰：不急下，吾烹太公。邦曰：吾與若俱北面事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籍求與邦挑戰，邦曰：吾寧圍智不圍力，因數籍十罪，籍大怒，伏弩射邦，傷胸。

韓信定齊

酈食其爲劉邦說齊王下之，蒯徹說韓信曰：將軍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酈生伏軾掉三寸舌，下七十餘城，將軍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漢四年，信襲破齊，齊王烹食其而走，楚使龍且救齊，龍且曰：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進與信夾濰水而陣，信夜使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決水，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且，信使人言之劉邦，請爲假王以鎮齊，邦大怒罵之，張良、陳平躡足附耳語，邦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印立信爲齊王，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蒯徹亦說信，信不聽。

垓下之戰

韓信悉定東北諸侯，黥布、彭越亦歸漢。項籍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籍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太公呂氏，解而東歸。劉邦亦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饑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患也。」邦從之。漢五年，邦追籍至固陵，韓信、彭越期不至。張良勸邦以楚地梁地許兩人，邦從之。皆引兵來，黥布亦會。籍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籍敗入壁，圍之數重。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起飲，張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其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騅者籍平日所乘駿馬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籍乃夜從八百餘騎，潰圍南出，渡淮，迷失道，陷大澤中。漢兵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

騎。籍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也。今卒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皆如其言。於是欲東渡烏江，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願急渡。籍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邦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爲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持籍頭示之，乃降。邦還，馳入齊王韓信壁，奪其軍，立信爲楚王。彭越爲梁王，邦卽皇帝位，都洛陽。是爲漢太祖高皇帝。

高帝置酒

高帝置酒洛陽南宮，語群臣曰：「微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掠地，因

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群臣悅服

殺丁公赦季布

初季布爲項籍將數窘帝籍滅高帝購求布敢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耳以布之賢漢求之急不北走胡南走越耳此棄壯士資敵國也滕公言於高帝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籍將嘗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

遷都長安

齊人婁敬至洛陽求見高帝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帝曰然敬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搃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成臯西有澗池背河向洛其固足恃也帝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而而守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帝卽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

張良謝病

留侯張良謝病辟穀曰家世相韓韓滅爲韓報讎今以三寸舌爲
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良少
時於下邳圯上遇老人墮履圯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毆之
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於
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及往
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以一編書曰
讀此可爲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且視之乃
太公兵法良異之晝夜習讀既佐高帝定天下帝封功臣使良自
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遇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封留足
矣後經穀城果得黃石焉奉祠之

封功臣

高帝剖符封功臣鄼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
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
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逐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
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功人也群臣皆莫
敢言帝已封大功臣餘爭功不決帝從複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
沙中相與語帝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
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
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如何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
最甚帝曰雍齒良曰急先封齒於是封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
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詔定元功十
八人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叔孫通定禮儀

高帝懲秦苛法爲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孫

通說帝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從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興也通與所徵及帝左右與弟子百餘人爲縣蒞野外習之其後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謁者治禮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趣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太常初秦悉內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

和親胡越

匈奴單于曰冒頓驍勇善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併樓煩白羊悉復秦蒙恬所取河南地攻韓王信於馬邑降之勢極猖獗屢寇邊高帝自將擊之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

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皆言匈奴可擊帝悉兵三十萬北逐之至平城冒頓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間使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帝後遣劉敬使匈奴和親取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帝又遣陸賈立南海尉佗爲南粵王佗稱臣奉漢約賈歸報拜太中大夫賈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陛下以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有之帝曰試爲我著書言秦所以失吾所以得及古成敗賈著書十二篇每奏稱善號曰新語

夷滅功臣

高帝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坑孺子耳帝問陳平平危之曰古有巡守會諸侯陛下第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

因禽之一力士之事耳。帝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至陳，信上謁，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繫以歸。赦爲淮陰侯。帝嘗從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帝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帝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辨。」帝笑曰：「多多益辨，何爲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擒也。且陛下乃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干年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韓信舍人弟上變，告信陰與豨謀。呂后與蕭何謀，詐稱豨已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爲兒女子所詐，遂夷信三族。」干一年，帝破豨，還，詔捕蒯徹。至，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疾足者，先得之。當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天下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力不能耳，又不可盡烹邪？」帝赦之。梁

王彭越、太僕告其將扈輒勸越反，帝使人掩越囚之，反形已具。赦處蜀。呂后曰：「此自遺患，遂誅之。」夷三族。淮南王黥布見帝殺韓信，醢彭越，以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遂反。帝自將擊破之，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過沛，置酒，召宗室故人飲酒酣，帝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沛中子弟習歌之，以沛爲湯沐邑。

張良招四皓

初，戚姬有寵於高帝，生趙王如意。呂后見疏，太子盈仁弱，帝以如意類己，欲廢太子而立之。群臣爭之，皆不能得。呂后使人彊要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爲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至以爲客，時從

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帝擊布還、愈欲易太子、後置酒、太子侍、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帝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帝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帝曰、煩公幸卒調護、四人出。帝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呂氏之亂

高帝擊鯨布時、中流矢、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可令爲太尉。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帝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高帝爲漢王者四年、爲帝者八年、崩、太子

盈立、是爲孝惠皇帝。元年、母呂太后鳩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二年、丞相蕭何卒、齊相曹參令舍人趣爲裝、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入代何、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爲相、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帝在位七年、崩。皇后張氏無子、呂太后取宮人子即位、是爲少帝。太后臨朝稱制、欲立諸呂爲王。時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太尉。太后以問王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平勃以爲可、陵罷相。遂王呂氏。既而太后幽殺少帝、立恒山王義爲帝、亦宮人所生也。太后稱制八年、崩。諸呂欲爲亂、時呂祿將北軍、呂產將南軍、大尉勃不能主兵。平勃使酈寄說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召朱

虛侯劉章，予卒千餘人，擊呂產，殺之，分部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諸大臣迎立代王恒，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卽位，是爲太宗孝文皇帝。

張釋之守法

張釋之初爲騎郎，十年不得調，嘗與文帝言事，帝曰：「卑之母甚高，論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帝說拜謁者僕射，嘗從帝登虎圈，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對甚悉，帝詔拜爲上林令，釋之曰：「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後由中大夫拜廷尉，帝行出中涓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釋之曰：「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帝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帝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

周亞夫屯細柳

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之。文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大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帝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帝改容式車，群臣皆驚，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月

餘匈奴遠塞拜亞夫爲中尉

文帝仁儉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復田租除肉刑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爲身衣戈祿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示朴爲天下先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帝舅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群臣往哭之昭愧自殺吳王濞不朝賜以凡杖張武受賂金錢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以德化民當時公卿大夫風流篤厚耻言人過上下成俗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莫能及崩太子啓即位是爲孝景皇帝

吳楚七國之反

景帝爲太子時鼂錯爲家令得幸號爲智囊及即位錯爲內史數請問言事輒聽寵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初文帝時吳王濞太子入見侍景帝博爭道不恭景帝引博局提殺之濞稱疾不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至是錯說景帝曰吳王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帝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鼂錯又言楚趙有罪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六縣及削吳會稽豫章書至吳王遂反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皆先有吳約至是同反齊王先諾後悔初文帝且崩戒景帝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及七國反拜亞夫大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鼂錯素與袁盎不善盎言獨有斬錯復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於是要斬東市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周亞夫大破吳楚諸反皆平。亞夫後爲相，封條侯，以諫忤帝意，罷。帝曰：此鞅鞅非少主臣，卒爲人誣告，下獄，歐血死。自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文帝加以恭儉，至景帝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國家無事，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紅腐不可勝食，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有倉氏、庫氏，人人自愛，而重犯法，然罔疏民富，或至驕溢，兼并之徒，武斷鄉曲，宗室有土，公卿以下，奢侈無度，在位一十七年，崩，太子徹立，是爲世宗孝武皇帝。

武帝崇文教

武帝卽位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

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邪氣，奸其間，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陛下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然而教化不立，萬民不正，譬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養士莫大乎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又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宜使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三人。又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可

一、法度可明，而民知所從矣。帝善其對，以爲江都相。尋又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菑川公孫弘對策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策奏，擢爲第一。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仄目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漢興，雖惠帝除挾書之禁，文帝廣遊學之路，然儒學終未盡盛。至帝世，董仲舒、公孫弘皆以春秋進，兒寬亦以經術飾吏事。後又有孔安國等出，表章六經，實自帝始。數獲祥瑞，白麟、朱雁、芝房、寶鼎，皆爲樂章，薦之郊廟。文章亦至帝世始盛，人以爲有三代之風焉。

武帝用人

武帝所用丞相，初惟田蚡稍專。帝嘗謂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後皆充位而已。公孫弘後，國家多事，丞相連以誅死。公孫賀拜相，至涕泣不肯拜，亦卒以罪死。酷吏張湯、趙禹、杜周、義縱、王溫舒之徒，皆嘗峻用刑法。然湯等有罪，亦不貸也。其間卜式、兒寬之屬，亦以長者見用。汲黯獨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爲東海守。好清淨，臥閣內不出，而郡中大治。入爲九卿。帝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怒罷朝，曰：甚矣黯之戇也。他日又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淮南王安謀反，曰：漢庭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如丞相公孫弘，說之如發蒙耳。黯嘗拜淮陽守，曰：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爲郎中，出入禁闈，補過拾遺。帝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至淮陽，十歲竟卒。黯甚爲帝所重，大將軍衛青雖貴，帝或踞廁見之，如黯不冠不見也。帝招選天下材

智士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
臯、終軍等在左右，相如特以詞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詆諧，帝
以俳優畜之。朔嘗語帝前侏儒，以爲帝欲殺之，侏儒泣請命，帝問
朔，朔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伏日賜肉，晏朔先斫肉持歸，帝
召問，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斫肉，何壯也？斫之
不多，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然朔亦時直諫，有所補益。

武帝竊武事

武帝雄材大略，承文景豐富之後，窮極武事，嘗謂高帝遺平城之
憂，思如齊襄公復九世之讎，用大行王恢議，遣恢等將兵，匿馬邑
旁谷中，陰使聶壹誘匈奴入塞而擊之，單于覺而去，自是絕和親，
攻當路塞。元光六年，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等逐之，青本
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

爲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遂取河南地置朔方郡。後匈奴屢
寇朔方，帝又遣衛青等擊之，還，帝以青爲大將軍，尊寵無比。青姊
子霍去病亦屢北伐有功，爲驃騎將軍，帝嘗爲治第，令視之，對曰：
匈奴未滅，無以家爲。帝親貴比大將軍矣。元狩六年，二將軍分道
擊匈奴，大破之，去病出代，深入二千餘里，絕大漠，封狼居胥山，登
臨瀚海而還，是役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是後匈奴遠遁，漠南
無王廷矣。帝又遣唐蒙通南夷，以夜郎爲郡，遣司馬相如通西夷，
以卬、笮、冉、駹爲縣，又使路博德平南越，郭昌平西南夷，楊僕平東
越，下滇，破樓蘭，下車師，平朝鮮，伐大宛，疆土之廣，古來無比。帝又
遣張騫使西域，騫西至安息，南至身毒而還。

武帝信仙

武帝好神仙之說，有方士李少君見帝，善爲功，發奇中，言祠竈則

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帝信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事少君死帝以爲化去帝又惑方士少翁之說拜爲文成將軍待以客禮既而覺其詐誅之後又以方士樂大爲五利將軍封樂通侯妻以公主亦以詐誅大之後公孫卿尤見聽信卿言神仙好樓居作蜚廉桂館通天莖臺作首山宮作建章宮千門萬戶東鳳閣西虎圈北大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州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作明光宮皆極侈靡帝又好巡遊履行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肅然作明堂于汶上以祠上帝北巡遼西五原南巡江漢登天柱所至崇祠堂率無虛歲內事土木外起軍旅國用不給賣武功爵級造鹿皮幣白金桑弘羊孔僅之徒作均輸平準法興利以佐費置鹽官算舟車造緡錢天下肅然又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東方盜賊滋起遣使者衣繡衣持斧督捕得斬二千石以下

巫蠱之禍

武帝征和二年巫蠱事起初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爲祝詛帝心旣疑掌畫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帝驚寤因是体不平帝如甘泉以江充爲使者治巫蠱獄掘太子宫云得木人尤多太子據懼使客伴爲使者收捕充斬之白母衛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帝從甘泉來詔發三輔兵丞相劉屈取將之太子亦矯制發兵逢丞相軍兵合戰五日死者數萬皇后自殺太子亡至湖自經死後有高廟寢郎田千秋上書言有白頭翁教臣云子弄父兵罪當笞帝悟曰此高廟神靈告我也知太子無罪作歸

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帝晚年悔既往之事，語群臣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自今以來，罷方士候神人者，又罷議輪臺屯田，由是不復出軍。」

霍光輔政

武帝已喪太子，據愛少子弗陵，體壯大多知，欲立之。察群臣，惟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又賜死弗陵母鈞。夫人曰：「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驕淫自恣也。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崩，弗陵遂即位，是爲孝昭皇帝。年甫八歲，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帝兄燕王旦以長不得立，謀反，赦弗治，黨與伏誅。左將軍上官桀子安爲霍光婿，生女立爲皇后。桀與安自以後之祖父，乃不若光以外祖專制朝事。桀與光爭權，時帝姊鄂國蓋長公主爲所愛，丁外人求封侯，不許，怨光。御史大夫桑弘羊

爲子弟求官，不得，亦怨望。於是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帝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元鳳元年，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帝：「小事不足，遂帝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旦。安又謀誘旦至誅之，廢帝而立桀，會有知其謀者，以聞，捕桀、安、弘羊等，并宗族盡誅之。蓋主與旦皆自殺。

蘇武使匈奴

中郎將蘇武，武帝天漢元年使匈奴。單于欲降之，使漢降人衛律誘以富貴。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言，後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律白單于，乃幽武置大老中，絕不飲食。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武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臥起持漢節，節旄盡落。武素善李陵，及陵降匈奴，亦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不肯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至昭帝始元六年，漢使者至匈奴，求武等。匈奴詭言武已死。漢使知之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不能隱，乃遣武。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拜爲典屬國。

霍光廢立

昭帝在位十四年崩，霍光迎武帝孫昌邑王賀入即位，賀淫戲無度。光奏皇太后廢之。初，戾太子據納史良娣，生史皇孫。進，進生病已，數月遭巫蠱事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令盡殺獄中人。丙吉時治獄，拒不納，曰：「佗人無辜，尙不可，況皇曾孫乎？」使者還報，武帝曰：「天也。」及長，高材好學，亦喜游俠，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至是病已年十八，光等奏病已躬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後迎入即位，是爲中宗。孝宣皇帝既立六年，霍光薨，帝始親政。時霍氏子弟宗族皆貴，黨親滿朝，帝漸収其權。霍氏懼，謀反伏誅，告者皆封列侯。初，霍氏奢縱，茂陵徐福上疏言：「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不聽。至是人爲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謂主人更爲曲突，速徙其薪，主人不應。俄

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殺牛置酒謝其鄉人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賞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帝乃賜福帛以爲郎帝初立謁高廟霍光膠乘帝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膠乘帝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膠乘

良吏輩出

宣帝起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爲治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常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民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之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爲盛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丞相有魏相丙吉于定國故事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自霍光薨後魏相卽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及爲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諸施行之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異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帝皆重之相薨吉代爲丞相吉尙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人以爲知大體吉薨黃霸代之霸嘗爲潁川太守吏民稱神明不可欺力教化後誅罰長史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重聽何傷數易長史送故迎新

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霸卒于定國爲丞相定國父于公初爲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以養其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辨自誣伏于公爭之不能得孝婦死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太守祭孝婦冢遂雨于公治獄有陰德令高大門閭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子定國以地節元年爲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牧守有龔遂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龔遂初爲渤海太守先是渤海歲饑盜起選遂爲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遂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飢寒而吏不恤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

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帝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罷捕諸持田器者爲良民持兵器者乃爲盜遂單車至府盜聞卽時解散民有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巡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召入爲水衡都尉趙廣漢初爲潁川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爲鉅項筭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由是入爲京兆尹尤善爲鈎距以得其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發姦擿伏如神京兆政清長老傳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後有罪下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歌之尹翁歸初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語終日竟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以治郡高第遂入爲右扶風

治常爲三輔最，韓延壽爲吏，好古教化，由潁川太守入爲左馮翊，民有昆弟相訟，延壽閉閣思過，訟者各悔，不復爭，郡中翕然相敕厲，思信周徧，莫復有詞訟，民吏推其至誠，不忍欺給，後坐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當時疏廣亦有賢名，廣仕至太子太傅，與兄子太子少傅疏受，上疏乞骸骨，許之，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既歸，日賣金供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不爲子孫立產業，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夷狄賓服

宣帝初年，匈奴連擊烏孫，烏孫請救於漢，帝遣兵救之，匈奴聞漢兵來遁去，校尉常惠護烏孫兵追擊，斬獲甚多，其冬匈奴復擊烏

孫，會大雪，人畜凍死，丁零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匈奴大衰，諸屬國皆瓦解，車師初附匈奴，侍郎鄭吉擊破之，使吏卒往田其地，匈奴屢遣兵擾田者，吉上言，願益田卒，帝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復擾西域，魏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出，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二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讎，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帝從相言，神爵元年，先零與諸羌畔，帝使問後將軍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

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詣金城上屯田奏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分屯要害處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帝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魏相任其計可必用從之未幾羌降充國振旅還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既而匈奴亂五單于爭立相攻襲互有勝敗而部落多降呼韓邪單于其兄左賢王亦自立爲夫支單于攻呼韓邪呼韓邪敗走歟五原塞願稱藩臣甘露三年來朝詔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不名自是烏孫以西諸國近匈奴者皆尊漢矣帝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畫其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戚官擅權

宣帝以長子奭爲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宣帝少依太子母家許氏許后以霍氏毒死故不忍廢太子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崩太子立是爲高宗孝元皇帝時史高以外屬領尙書事蕭望之周堪副之二人帝師傅數言治亂陳正事選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之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卽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巧慧習事能深得

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與高表裏。望之等患外戚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之不近刑人之義。帝不能從，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帝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送獄，可其奏。後帝召堪、更生曰：「繫獄，帝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說帝，竟罷免。後帝復徵堪、更生爲中郎，且欲以望之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獄，塞其怏怏之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帝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過，必無所憂，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軍騎馳圍其第。」

望之飲鴆自殺。弘恭死，石顯爲中書令，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帝在位十六年崩，帝雖喜儒術，得韋玄成、匡衡爲相，無相業。帝徒優游不斷，漢業衰焉。太子驚卽位，是爲孝成皇帝。

朱雲直諫

成帝卽位，尊母王皇后爲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尙書事。石顯以罪免歸，道死，尋封舅王崇爲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黃霧四塞，後又悉封諸舅爲列侯。王鳳卒，王音、王商、王根相繼爲大司馬、大將軍，子弟分據勢官。故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威之權，日以益盛，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

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書上不報安昌侯張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帝至禹第、辟左右親以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爲王氏所怨、謂帝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之、帝意乃解。及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王莽篡漢

王莽者、王曼之子也。王太后兄弟八人、獨曼早死不侯。莽幼孤、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游相高。莽折節必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封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悌謙、虛譽隆洽、傾其諸父。成助綏和元年、王根病免、王莽代日大司馬大將軍。成隣在位六年崩、太子欣立、是末孝哀皇男、元之之孫也。祖母傅氏母丁氏丁傅用事、罷大司馬莽、就第、擯在位七年崩。太皇太后王氏又以王莽母大司馬、領尙書事、迎元之孫中山王箕子卽位、是熒孝平皇以、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莽進爵安漢公、女聘立皇后、尋加莽號宰衡、位諸侯王上、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加莽九錫、臘日莽上椒酒於明、置毒、信崩、在位六年。太皇太后詔徵宣稱立孫嬰、隣皇太子、號曰孺子嬰。莽居攝踐祚、贊曰：「假皇傳、民臣謂之攝。」

皇爲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不克死初始元年莽
卽眞天子位國號新更號漢太皇太后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廢
孺子嬰直定安公漢自高隣卽夏位至孺子嬰十三世二百十一
年初莽未篡時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罷置改易天下多事更造
錯刀契刀大錢等貨既篡位以劉字卯金刀也禁剛卯金刀之利
不得行罷錯刀契刀五銖錢等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男
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分餘田予九族鄉里故無田者受田立五
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爲貢更作寶貨有金銀龜具錢布
五物六名二十人品百姓潰亂寶貨不行乃行小錢大錢數更變
不信盜鑄及私于五銖錢者抵罪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至
涕泣市道後又改貨布貨泉每一易錢民又大陷犯鑄錢法忍車
銷頸傳詣長安者以十萬數死什六七改易制度政令煩多四方
囂然謳吟思漢歲旱蝗人相食天鳳四年荊州盜起新市人王匡
爲之帥馬武王常成丹往從之藏於綠林山中後分爲下江新市
兵瑯琊樊崇東海刁子都等起兵崇兵自號赤胥尋荊州平林兵
起遠近騷然

劉湊劉秀起兵

劉秀字文叔漢長沙定王發之後也漢景帝生發發生春陵節侯
買侯再三世徒封以南陽白水鄉爲春陵宗族往家焉買少子外
外生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秀於南頓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
名先是有望春陵者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王莽改貨曰貨泉人
以其字爲白水真人秀竟從白水起隆準日角受尙書通大義嘗
過蔡少公少公學圖謁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國師公劉秀乎秀
戲曰何由知非僕邪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宛人李適迎秀

起兵。秀兄小字伯升，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欲復社稷，平居不事家人生業，傾身破產，交縣天下雄俊。至是分遣親客，發諸縣兵，者自發。春陵子弟皆烏懼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自安。部署賓客，招說諸帥，新市、平林、下江兵皆來會，兵多無所統一，欲立劉氏從人望。下江將王常欲立湮，新市、平林將帥憚其威明，遂立劉玄爲皇帝。玄春陵節侯買之後，與氣秀同。高祖時在平林軍中，號更始將軍，諸將貪其懦弱，立之。南面立朝，群臣以手刮席，羞愧流汗，不能言。大赦，改元更始。都于宛，以于爲大司徒，秀爲將軍。

昆陽之戰

劉秀徇昆陽，定陵爲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大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兵勢。號百餘萬，旌旗千里不絕。諸將見兵盛，皆走入昆陽，欲散去。秀至施定陵，悉發諸營兵，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尋邑遣兵數千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連勝遂前，無不一當百。秀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昆陽城中守者亦鼓譟出，中外合勢，呼聲動天地。莽曰：大潰，走者相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虎豹皆股戰，溺死專川者萬數。關中聞之，震恐，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旬月徧天下。蓄兄弟威名日盛，更始殺王。秀不敢服喪，飲食言笑，惟枕席有涕泣處，更始慙拜秀大將軍，封武信侯。未幾，以秀行大司馬事。更始遣將破武關，析人鄧曄起兵，迎入長安。初，王莽以五石銅鑄威斗，如北斗狀，欲以厭勝衆兵，出入使人負之以行。至漢，兵入宮，猶旋

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衿冬其如予何？斬首於漸臺。軍人分其身，節解鬻之。自篡至亡，凡十五年。傳首至宛。更始自宛遷都洛陽。父老見司隸校尉官屬，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鄧禹馮異

更始徇河北，所過除莽苛政。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急。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更始常才，帝王大業，非所任。明公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邯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入邯鄲稱帝，徇下幽冀州郡響應。秀北徇本，上谷太守耿況子弇馳至，盧奴上謁。秀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值城反應，王郎秀輒出城，晨夜南馳，至燕薊亭，馮異上豆粥。至饒陽，乏食，至下

曲陽，聞王郎曰在後，至從沱河，侯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視之，霸爲驚衆，還卽詭曰：水堅可渡，遂前至河，水亦合，乃未畢數騎而水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澗，秀封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惺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時郡縣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忽形不肯。光出聞秀至，大喜，形亦來會，發旁縣得精兵，移稱討王郎。郡縣還復響應。秀引兵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縣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也。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秀於廣阿，進拔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郎交書數千章。秀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

軍謂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諸將每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有此號。

劉秀即帝位

更始遣使立劉秀爲蕭王。丁罷兵。耿弇說秀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秀擊銅馬諸賊。悉破降之。諸將未信降者。降者亦不自安。秀敕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案行諸部。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乎。悉以分配諸將。南徇河內。赤眉西攻長安。秀遣將軍鄧禹等兵入關。禹薦寇恂。文武備具。有牧民御衆之才。使守河內。秀曰。引兵徇燕趙。擊尤來大槍等諸賊。盡破之。秀還至中山。諸將上尊號。不許。至南平棘。固請。又不許。耿純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留時逆衆。有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

馮異亦言。宜從衆議。會儒生強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咎臣因復請。乃卽皇帝位于義南。改元建武。都洛陽。是爲東漢世祖光武皇帝。

十八史略紀事本末卷之一

增訂十八史略紀事本末卷之一畢

明治三十年八月廿五日印刷
明治三十年九月二日發行

十八史略紀事本末卷之一
定價金拾錢

編者 福田重政
東京市小石川區柳町二十六番地

發行者 吉川半七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二丁目十二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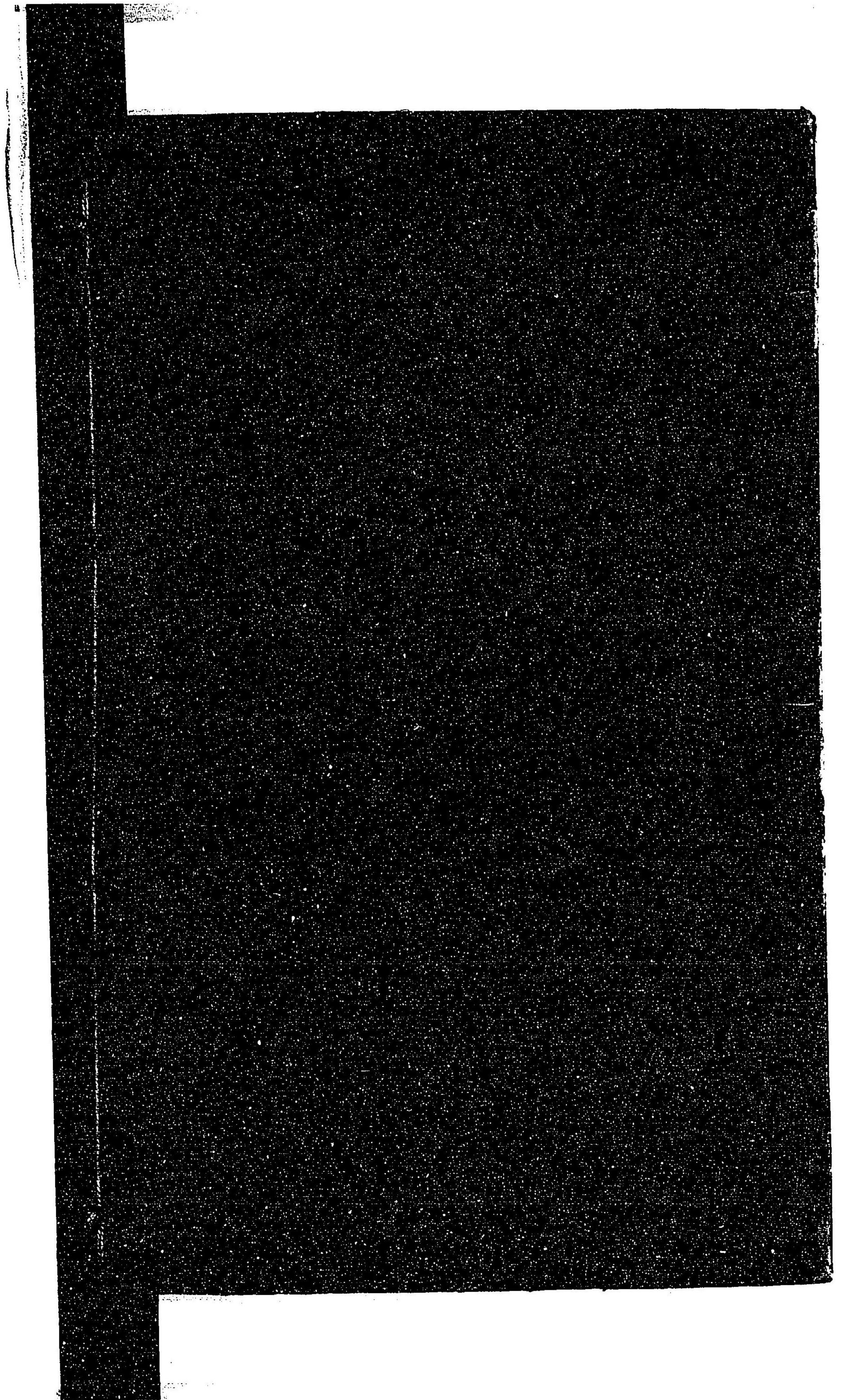
印刷者 野村宗十郎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十五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二丁目十七番地

版權所有

108
97

108
97



108

97

003135-001-0

108-97

十八史略紀事本末

福田 重政/編

M30-31

ACC-1209

